讀書偶記

讀書偶記 卷五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孫同璋校

史家歲首書元

舊唐書歲首書元必書前元至某月某日書改元新唐書歲首書元必書後元亦至某月某日書改元司馬温公作通鑑辟范夢得爲屬嘗以手帖論之云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爲定如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爲唐高祖更不稱隨義寧二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蓋自來史家多書後元惟新舊唐書

各異故溫公特與范言之以范專任唐事也容齋洪氏極論其非然如舊唐書之書前元至明年歲首突書後元二年竟似無元年者亦不便於觀覽若至某月某日提書某元元年又恐觀者誤爲兩年而非一年事然則不善讀書而但嗤著書者之例不善亦過矣愚意不論書後元前元若書後元則即註其下曰自某月某日以上仍某元幾年某月某日改元若書前元則即註其下曰某月某日始改某元如此則意明而無窒而不通之事矣

一朝之君或數年而一改元或一年而改數元故余

言之如此至若改革大事也如隋恭帝何妨直書義寧二年五月戊午遜位於唐隋亡於分卷前直書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甲子卽位改元溫公貫千七百年爲一書欲其例之畫一故有是論然如此書之亦不嫌於例不畫一也

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

史記蘇秦傳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溫公通鑑考異曰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止在明年耳秦本紀惠文王十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後二年事耳竹書紀年顯王三十八年龍賈及秦師戰於雕陰與

秦本紀魏世家皆合考異雖引此事謂在後二年而
通鑑本文則載於三十六年朱子綱目亦然皆在蘇
秦方合從而未說韓魏齊楚前不知何據此出於遊談之士誇大蘇秦而
云爾今不取余按張儀以連衡說趙有云大王收率
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蘇秦傳正
用此語儀方短秦而欲敗其約豈肯誇大之者考蘇
秦合從在顯王三十六年歲在戊子張儀連衡始說
魏在慎靚王四年歲在甲辰中間正十五年此十五
年秦趙未嘗交兵雖齊魏受秦之欺一伐趙而秦不
自出師惟顯王三十九年秦伐魏四十年又伐魏四
十五年伐魏四十七年又伐魏慎靚王二年伐韓亦

非不出函谷關者韓魏鄰秦秦易侵之而自畀諸侯之約未嘗深入實不敢加兵於趙十五年也

韓姬弒其君悼公

史記韓世家昭侯十年韓姬弒其君悼公小司馬索隱曰姬亦作玘姬是韓大夫李斯傳若韓玘之相韓安也索隱曰卽韓大夫弒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嗣君余謂索隱之言非也桉昭侯十年韓滅鄭已二十七年矣鄭固不得有嗣君卽有之亦與韓大夫比肩事韓不得爲弒其君且韓姬韓玘自是兩人不可混而爲一李斯傳明云若韓玘之相韓安也

韓安是韓亡國之君而韓玘爲之相必是蠱惑其君以擅其政而亡其國者故李斯援以比趙高也桉秦滅韓安歲在辛未秦政之十七年也若韓昭侯十年歲在壬申周顯王之二十年也又壬申六十年而至周赧王二十六年又五十九年而至辛未爲秦滅韓安之年相去一百二十年而可以混而爲一乎但是時韓之君爲昭侯何得復有君爲悼公六國表於是年亦註韓姬弑其君又非史之誤書余細心推之而知悼公爲晉之君也考竹書紀年周烈王六年韓共侯趙成侯遷晉桓公于屯留是韓趙共遷之也顯王

十年鄭取屯留尙子是時韓改稱鄭是韓獨取之也自是不見晉事而晉之君爲韓所虜則可知晉雖不成爲君而固韓之君也悼公其晉桓公之子與韓姬其卽韓昭侯之名與不書昭侯而變文書名史所以正其弑君之罪者嚴矣

漢諸帝紀註引謚法皆應劭說師古不增一語也其顏師古註漢書不引周書謚法於諸侯王功臣侯王子侯謚皆不引謚法以釋之惟燕剌王傳引云暴戾無親曰剌廣川繆王傳引云蔽仁傷善曰繆而周書皆無此語江都易王傳引云好

更故舊曰易與周書小異周書好更改舊曰易或改字誤亦未可知諸侯王表中山穅王引云好樂怠政曰穅或者疑其誤記荒謚周書好樂怠政曰荒不知師古所引皆非周書也又泗水勤王下註云勤謚也不引謚法元帝紀長沙煬王下不引謚法而云讀作供養之養諸侯王表王赧下註云謚也一曰名也而赧非謚非名頃王后下註云諸謚爲傾者漢書例作頃師古註頃字非一皆作如字讀桉頃與傾通周書謚法解甄心動懼曰頃敏以敬愼曰頃非惡謚也漢以後或有傾謚而漢諸侯王之謚爲頃者不盡傾覆未可概謚爲傾也隋志有魏晉謚法十三卷何

晏𢰥晏𢰥不得爲晉諡隋志誤唐志有何晏魏明帝諡議二卷晉諡議八卷晉簡文諡議四卷未知顏師古所取何家也

王嘉爲南陵丞

漢書王嘉傳云察廉爲南陵丞師古曰南陵縣名屬宣州此非師古之言也桉班志丹陽郡屬有宣城而無宣州安得有宣州所屬之南陵縣也意傳寫時無識者闌入之而妄稱師古否則師古本云屬京兆遣京兆字破損漫漶而爲後人以意改之也今註有云御名有云淵聖御名知此本爲宋高宗時傳寫本其

誤必始於是時也班志京兆尹所屬有南陵百官公卿表蓼侯孔臧爲太常坐南陵橋壞衣冠道絕免是也南陵下班氏自註云沂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師古註曰玆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言霸水本名玆水）蓋文帝葬霸陵薄太后葬南陵故南陵橋爲廟中衣冠月出遊之道

三國時有兩劉岱

顏魯公送劉太冲叙曰公山正禮策高足於前桉三國志魏武紀兗州刺史劉岱裴松之注云岱劉繇之兄事見吳志紀又云劉備舉兵屯沛遣劉岱王忠擊

之不克裴松之引魏武故事曰岱字公山沛國人以司空長史從征伐有功封列侯又桉吳志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繇兄岱字公山歷位侍中兗州刺史此兩劉岱皆字公山而顏所引乃東萊之劉岱非沛國之劉岱也嘗遣擊劉備時兗州刺史東萊劉岱已見殺於黃巾事亦見魏武記裴註雖云事見吳志其實吳志但紀官位名字而事皆見於魏武紀耳

陳琳爲袁紹作檄

昭明文選此文標題曰爲袁紹檄豫州李善註引魏志曰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劉

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歸本初也今案魏志陳琳傳並無作此檄告劉備以下數語皆善妄增又案後漢書及魏志袁紹傳宣此檄時已在備奔歸紹之後然則非獨善註妄也卽昭明標題亦不當云爲袁紹檄豫州宋胡三省註通鑑知善之說非也乃泥於昭明此題而云蓋帝都許許屬潁川郡豫州部屬也故選專以檄豫州爲言此似但見文選之題而未細看陳琳之文檄首一行云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非劉備而誰乃以爲指其地言耶此檄末云卽日幽并靑冀四州並進書到荆

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外則非專檄豫州可知裴松之魏志註云魏氏春秋載袁紹檄州郡文此爲得其實故余謂此當題爲陳琳爲袁紹檄州郡討操左將軍領豫州刺史下郡國相守上當有告字如魏檄吳將校部曲云尙書令彧告江東諸將校部曲也操檄吳託之彧紹檄操託之備皆倚以爲重二檄俱出陳琳之手其體例同可知也彧名而備不名者尊帝室之胄又或本有而傳寫遺落未可知也近有重訂文選者見此檄首一行不甚可通乃爲之註云蜀志先主歸陶謙謙表

爲豫州刺史後歸曹公曹公表爲左將軍故稱郡國
相又稱守者郡守也左將軍既非郡國相豫州刺史
亦非郡守何得強紐而合爲一耶

三國志别有微意

陳壽身爲晉臣晉受魏禪僞魏是僞晉也故不得不
紀魏而傳蜀者勢也然不曰魏史魏書而曰三國志
者是已爲等夷之說矣魏武紀首云桓帝世曹騰爲
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
審其生出本末何等煩細輕薄先主傳首云漢景帝
中山靖王勝之後也何等謹嚴愼重魏紀後評云抑

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而先主傳後評云葢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而猶恐觀者之未知其意也於是於蜀志末特收楊戲之季漢贊而大書之曰贊昭烈皇帝此其用意微矣而後世不察猶以不知正統議之過矣

晉書不當爲嵇阮立傳

晉書阮籍傳景元四年冬卒景元是魏元帝年號籍雖浮沈於魏晉之間其人品遠遜嵇康然身歿於受禪之前實未嘗入晉也至嵇康死於鍾會之譖又在籍死之前晉書立此二傳失於限斷矣若以魏志所

載簡略欲存二人之梗概則或於山濤王戎傳後述竹林之遊因而及之可也否則於阮咸傳內云叔父籍嵇紹傳內云父康云云亦無不可也

束晳傳述紀年

束晳傳云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事字上當有晉字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或據此謂紀年實始夏后今本乃始於黃帝爲後人僞託之一證案今本紀年非晉時汲郡所出之本此何待言然謂紀年實始夏后則非也山海經大荒西經郭註引竹書帝產伯鯀是爲若陽海

內南經郭註引竹書后稷放帝朱於丹水羅泌路史黃帝紀引汲書黃帝死七年其臣左徹乃立顓頊語皆與今本小異此可見自宋以前之本非今本亦可見紀年之實始黃帝而非始夏后也左傳引虞書皆曰夏書或者束晳傳之所謂夏亦兼上古而言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其語與今本合知束晳傳所謂至安釐王二十年者亦不足據也

陶淵明傳誤

梁昭明太子有陶潛傳云爲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

秫曰吾得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嘆曰吾豈能爲五斗粟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宋書南史皆同惟晉書作義熙三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今案淵明集歸去來辭序云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由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義熙三年歲在

丁未而乙巳爲義熙元年則晉書之說非矣淵明集有祭程氏妹文云惟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余初疑淵明既託妹喪解官則祭妹當在元年何待再周意乙巳或不果去至丁未方遂歸來之情晉書後修考訂或得其實然序云命篇曰歸去來乙巳歲十一月也而晉書云義熙三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亦不合知其誤耳考序明云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仲秋八月秫秔正在穫時冬十一月又未及播種之期何緣令吏皆種秫妻子又固請種秔乎反覆觀之殆因序中公田之利足以爲酒而昭明求其事以實之史家沿而不察故皆誤耳或者淵明求官時先有是言因見其意於序而繫之於爲彭澤令之下則所言皆虛矣

魏書自序

容齋隨筆曰魏收自序云漢初魏無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彥彥子歆歆子悅悅子子建建子收無知于收爲七代祖而世之相去七百餘年其妄如是則其述他人世系與事業可知余按收穢史騰議其人品固無足道然自一代才也若果謬戾如是當時何以專以史屬之考自序云歆幼孤有子操成帝時終鉅鹿太守是無知至歆五代僅一百七十年而歆至收三代乃五百數十年北齊書魏收傳云曾祖緝祖韶父子建是自序中歆子悅以下太有闕爻可

知宋劉攽范祖禹等表上魏書云亡逸不完者無慮三十卷此卷於目録爲列傳九十二魏書一百四下註闕字不必因其人而加之罪也北史作魏收傳漫不加考即取收闕本序其家世此則延壽之過然其闕亦必在唐前可知元和姓纂云無知五代孫歆歆五代孫慶（唐書世系表作宣）宣孫紞紞長子儔爲東祖次子植爲西祖植生虔虔生攀攀元孫子建生收是收爲無知十九代孫然唐書世系表云歆二子愉悅愉生宙宙生紹紹曾孫宣宣孫紞紞二子儔植而不詳悅之世系似收爲愉後非悅後而元和姓纂但言歆五

代孫慶又不言歆之子愉悅而分叙之是所未能明耳

北史

隋開皇九年歲在己酉平陳至大業十三年歲在戊寅隋亡混一天下者凡三十年未可但以北槪之也李延壽作南北史於南史不列東晉于前而於北史殿隋于後斯爲贅耳

南史

錢竹汀攷異曰湘東弒君自立子勛舉兵討之義也南史於明帝紀書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舉兵反其

黨皆云同逆並據宋書舊文事隔數朝不當猶狥曲筆余謂袁粲宋室忠臣而南史褚彥回傳云傳避唐諱稱字及袁粲懷貳與此正同信乎作史之難也

房元齡

舊唐書房喬字元齡新書元齡字喬葢據元齡墓碑也然宰相世系表又云字喬松竊怪表傳何以自相牴牾洪容齋謂予記先公自燕還有房碑一冊于志寧撰乃字喬松本欽宗在東宮時所藏其後猶有一印曰伯志西齋據此則元齡有兩碑一字喬一字喬松表傳各識其一欲以廣異聞也余後見張淏雲谷

雜記又謂竇苹唐書音訓云唐十八學士圖贊皆當時墨跡房元齡字喬年苹既嘗見圖贊必不妄音訓刻南監本唐書後余初所藏新書汲古本也故作金石跋時未見圖贊亦未見淏之雜記因再記之以俟博識

韋宏機傳

新唐書韋宏機傳曰祖元禮隋浙州刺史孫岳子岳子孫皐別有傳錢竹汀攷異曰校韋皐傳六代祖範有勳力周隋閒不言爲宏機之後若依此傳則皐爲宏機之元孫皐之六世祖即元禮也此傳云祖元禮

不名範兩傳必有一誤又此傳岳子乃兩字名舊書
良吏傳單稱岳亦未知孰是初余作新舊唐書互證
時亦以錢氏之言爲然故備載其語於宏機傳下未
贅一言而於韋臯傳六世祖範下有云世系表有韋
範後魏高平男亦不言六世孫臯後得權載之全集
有南康郡王韋公先廟碑銘載其世系最詳有云六
代祖範字元禮以字行於代仕周爲車騎大將軍入
隋爲沂州刺史實生孝恪爲洺州別駕生司馬府君
諱機爲第一室生坊州府君諱餘慶爲第二室生贈
太子少保府君諱嶽子爲第三室生贈太子太保府

君諱賁為第四室乃知範即元禮特以名字錯見生疑深悔觀書不多下筆成誤特識之以見余過而世系表中之韋範終不知是一是二其傳云為浙州刺史碑文為沂州刺史以字形相近而誤亦未知孰是也左傳叙事往往名字謚號前後錯出如子封之為公子呂子魚之為大司馬固士會之即隨會士季隨季范武子趙武之即趙孟趙文子荀首之即知季知莊子惟所用之最難領會第古人事少文簡可以推尋後世則事多文繁此法不易效也

唐六臣周三臣

唐六臣者書唐以示貶周三臣者書周以示褒

趙韓王

宋史趙韓王普卒於太宗淳化三年歲在壬辰年七十一則上溯其所生當在壬午梁龍德二年也太祖生於後唐天成二年歲在丁亥是普長於太祖六歲容齋隨筆引孫公談圃謂藝祖生西京甲馬營營前有趙學究聚徒課學即普也宣祖遣藝祖從之此殆非矣計童子入學當在六七歲太祖知讀書普僅十二三歲而已聚徒課學稱學究必不然矣東都事畧稱太祖幼受學於鄉先生辛文悅此必有所傳王明清揮麈録言太祖攻滁兵阻清流關時韓王教村童於山下訪之乃用其計取道關側蘆子[山几]遂以入滁

當得其實又世稱盧多遜與普不協乾德建元太祖謂古所未有韓王稱譽盧曰王衍在蜀曾有此號太祖大驚以筆塗韓王面曰爾怎得及他韓王經宿不敢洗此又非也開國勳臣豈必與儒生爭博洽且太祖即位後嘗勸韓王讀書豈不知其所長之不在此又傳記載此事或曰寶儀或曰陶穀而太祖發笑相須用讀書人之歎今雖不知其爲陶爲竇而必無塗面之事審矣余後見孫公談圃乃是營前有陳學究聚徒講學藝祖從之後得趙普即館於汴第且備述即位後趙相而陳不見薦錄遂屢遭坎壈以死容齋記事不清乃使余饒舌不置亦自笑多事也以篇內不閒言此故不刪

陳舜俞

明薛方山續資治通鑑於宋神宗熙寧三年載越州山陰知縣陳舜俞自劾違旨不散青苗錢降監南康軍稅竟卒於謫所蘇軾哭之以文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一斥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四年又載山陰知縣陳舜俞上書極論新法謫監南康軍鹽酒稅至是復上書言青苗法實便前迷不知爾識者笑之舜俞宋史有傳無後上書事而方山所載前後矛盾竟不知其所採何書是未可以厚誣君子也桉　國朝厲太鴻所輯宋詩紀事載舜俞烏程人

嘉祐四年登制科歷都官員外郎坐訕新法謫監南康酒稅赦還卒又載其騎牛歌註引梅磵詩話云陳舜俞令舉嘉禾人中制科窂越之山陰秩滿當召試館職會朝廷行青苗法上書力詆時政謫監南康軍酒稅到官與劉太傅凝之日跨雙犢以窮康廬泉石之勝此歌世爭傳之後遇赦還鄉絶意仕進卒葬於吾鄉之蘇灣過者必式焉攷所載雖小不同而要爲人所敬重因備書之以俟博識者攷焉

王曾初相時錢若水已卒

韓淲澗泉日記云王曾罷相章聖諭近臣曰曾廷辭

既退矣逡巡郤立戀冀復用衆皆唯唯若水挺身出曰王曾以道去國未見有持祿意陛下料人何薄耶顧臣等棄此如土芥耳憤而出即日毁裂冠帶被道士服佯狂歸嵩山上大駭累召之不起以終其身余謂此無稽之言也桉錢若水本傳太宗至道元年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三年太宗崩真宗即位加工部侍郎以母老上章求解樞務詔不許請益堅遂以集賢院學士判院事修太宗實録又重修太祖實録從幸大名還拜鄧州觀察使并代經畧使知并州事咸平六年因疾俾歸京師卒是若水未嘗一日

釋官也又桉眞宗本紀及王曾本傳曾凡三入相其
初相也在眞宗天禧元年即於是年辭會靈觀使罷
是曾之初相罷相時去若水卒巳十四年而其他不
必論矣澠泉所記非獨漫無考据即其土苴之言憒
出之狀裂冠歸山累召不起之野何其重誣前賢也
日記又云王曾張詠錢若水微時謁華山陳希夷求
相欲以學仙者桉若水於雍熙中舉進士釋褐史不
載何年然雍熙祇四年也咸平六年卒年四十四王
曾於咸平中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是若水卒
時曾方及第又曾於寶元元年卒年六十一寶元元

年去雍熙四年凡五十四年是若水登第時曾方六七歲無緣若水徵時與王曾同謁希夷也惟張詠以太平興國五年登第至雍熙元年凡五年可與若水同時相及耳

虞允文采石之戰

采石破亮虞允文功也當時未有異言者惟王明清揮麈三録云逆亮以二十七萬侵淮東敵劉信叔以四十萬自隨由淮西來與王權相遇權衆不能當在和州對壘盡遣渡船過南岸與其衆誓死諸將請過江不許諸將曰太尉欲以諸軍死此郤將甚軍馬與

國家保守江面權悟其言乃叫船渡軍馬保江統制
官時俊殿後護聖馬軍統制王琪先渡諸軍次第而
濟遂就采石上戰艦以備權爲樞密行府押詣朝廷
竄於海外逆亮自執紅旗麾軍渡江時俊令軍士以
寸札弩射敵盡皆退走亮知江岸有備遂全軍過揚
州軍士奏凱未及登岸適虞允文以參贊軍事偶至
采石遂與王琪報捷於朝虞自中書舍人除兵部尚
書王琪除正任觀察使諸將次第而遷水軍統制盛
新功多而獲賞最輕壹鬱而死采石軍士至今憐之
桉明清所言似允文未到而功已成且其語多微辭

余竊疑之考宋史允文傳謂王權已去李顯忠未來允文受命犒師遂激以忠義而衆請戰既以捷聞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縋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敵至夾擊之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是兩戰也高宗本紀十月戊申王權自廬州退屯昭關丙辰自昭關遁退保和州己未自和州遁歸屯於東采石十一月壬申召王權赴行在以李顯忠代將乙亥金主亮期以翌日南渡丙子虞允文督建康諸軍統制官張振王琪時俊戴皋以舟師拒却之丁丑允文遣水軍統制盛新以舟師擊金人於楊林河口又敗之是與

允文傳合皆是兩戰而明清所云止是一戰非矣且楊林之戰紀明載盛新之功而王權違劉錡節制臨陳退縮於軍法不爲無罪又劉錡傳允文過鎮江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使允文果目王權時俊盛新之功錡其肯作是言耶第以當日情事論廬州既不能守則退兵保江不爲無見故劉錡聞王權自廬州退亦自淮陰退歸揚州又退軍瓜州又退歸鎮江衆寡不敵誠知其不可不如保江之有險可據且用我之所長也乃臨敵易將顯忠未

來而王權已去非有天幸事其尙可問耶方是時李寶别以舟師大敗金人於膠西亮聞之大怒召諸酋期以三日渡江於是內變故我友胡玉樵以爲此戰當以李寶功爲第一觀金史本紀阿隣諸傳可見宋史高宗紀不足爲據然高宗本紀未嘗不叙李寶之功而寶傳謂向微唐島之捷則亮之死未可期錢唐之危可憂也則亦不待觀金史而可見也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孫同璋校

相國丞相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相國丞相皆秦官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按文帝元年八月右丞相周勃免左丞相陳平專爲丞相是其事起於元年非二年也或謂丞相爲相國之佐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創爲此說近有誤引其書謂秦惠王拜張儀爲相又以樗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今攷史記張儀本無相國之稱且儀相惠王樗里疾甘茂相武王時儀已相楚其說謬妄不足論或謂相國即丞相

非有丞相又有相國其說引蕭何自丞相拜相國更不置丞相爲證論亦未盡也

案史記秦本紀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其以丞相爲相國不知始於何時呂不韋傳莊襄王元年以不韋爲丞相三年薨太子政立爲王尊不韋爲相國通鑑載秦以蔡澤爲相國攷秦本紀與蔡澤傳及戰國策皆無之而范雎列傳謂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似秦人本以相國稱丞相至呂不韋而始爲官名也然曰尊爲相國宜若無與竝者而嫪毐之反命相國昌平君昌文君攻之秦竟有三相國耶蕭相國世家上聞淮陰侯已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漢書蕭何傳同功臣表元年爲

丞相九年爲相國通鑑從表然當作十一年嗣後何蕘曹參代之

參蕘孝惠以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高后時

王陵罷陳平爲右丞相審食其爲左丞相然表固有

不詳樊噲傳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綰周勃傳以相國

代噲將先是諸侯之相多稱相國韓信爲趙相國彭越爲魏相國曹參爲齊相國又陳稀爲代相國功臣侯表作趙相國通鑑直書爲相國同之於樊噲周勃之相國誤非是是相國或不

居丞相之職而將兵高后紀八年七月高后崩遺詔

以梁王呂產爲相國時陳平審食其爲左右丞相是

有丞相又有相國要之丞相相國皆宰相之任而相

國同尊於丞相樊噲周勃事或一時之權宜又當別論則謂丞相爲佐

相國者諺謂丞相卽相國非有丞相又有相國者亦言之不盡也

公主

書稱釐降二女易言帝乙歸妹詩詠王姬之車春秋書單伯送王姬築王姬之館於外其在魯女經稱伯姬叔姬姬傳有曰女公子是春秋以前天子諸侯之女未有稱公主者春秋莊二年單伯送王姬杜註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孔疏公羊傳曰使我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所以然者昏之

行禮必賓主相敵天子於諸侯諸侯於大夫不親昏者尊卑不敵故也秦漢以來使三公主之謂之公主漢書高祖紀詔曰女子公主爲列侯食邑者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徐堅初學記曰周中葉天子嫁女於諸侯不自主婚必使同姓者主之始謂之公主秦代因之亦曰公主今案公羊傳祇如杜註孔疏所引曷嘗有謂之公主之語如淳語本未明徐氏不考便謂周始謂之公主誤矣李林甫唐六典亦同徐堅之語林甫無學術益所取者卽初學記更不足論也且卽孔穎達謂秦漢以來使三公主之呼爲公

主者亦是臆度之辭史記李斯傳諸男皆尙秦公主
又曰十公主矺死於杜秦固稱公主矣然公主之名
實始見於吳起傳傳云公叔爲相尙魏公主而害吳
起起懼得罪遂去卽之楚是篇中凡五稱公主起之奔楚在周
安王十五年其事前於李斯百數十年而魏已有公
主之稱其時魏得爲諸侯纔十六年耳然則其名始
於戰國而秦漢因之其女稱公主猶男稱公子而秦
漢以來始專以稱天子之女固非周有是稱亦非以
三公主之而因有是稱也

連敖

史記淮陰侯列傳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徐廣曰典客也功臣侯年表爲連敖典客漢書表爲連敖票客師古曰高紀及信傳並云爲治粟都尉而此云票客參錯不同或者以其票疾而賓客禮之周竈表云以連敖入漢如淳曰連敖楚官左傳楚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爲一官號案表廣嚴侯召歐隆慮侯周竈柳邱侯戎賜祁侯繒賀阿亭侯郭亭漢表作河亭侯朝陽侯華寄煑棗侯革赤俞侯呂佗爰嬰其初皆連敖而不言典客且秦漢官自有典客而徐廣合而一之非矣莫敖楚官位最崇連當是襄老所尹之邑合爲一

號既無此理況煮棗侯革赤以越莫敖入漢是不獨楚之有是官也表云爲連敖票客傳但云爲連敖文不備耳其爲治粟都尉自是後事不得以此而疑其參錯不同是師古如淳之說亦皆非也余謂史云典客漢云票客典票字形相近而誤當以票客爲是而票客或連敖之屬或郎一官未可知後世多謂倉爲廒疑秦漢時本有此說司倉廒者不一人故名其官爲連敖傳云同輩十三人皆斬而功臣表以連敖起家者甚多是可証也袁質甫曰秦以敖地爲倉故曰敖倉今所在竟謂倉爲敖敖葢循習之誤余攷唐會要

轉運門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言請依舊法敖倉於河口立輸場以受米元和二年李巽增置河陰敖倉又倉及常平倉門咸亨三年於洛州柏崖置敖倉唐書裴耀卿傳亦云度三門東西各置敖倉則唐人已皆謂倉爲敖其沿誤究始於何時故余疑秦漢本有此說惟連敖票客爲司倉治粟之末秩故滕公言於高帝而高帝以信爲治粟都尉乃就其本職而超遷之

官

漢人稱天子爲縣官晉宋六朝以來乃多稱天子爲

官三國蜀志馬謖傳裴松之注引襄陽記曰亮南征謖送之曰彼知官勢內虛其叛必速此猶言公家爾南史孔琳之在晉時作議曰官莫大於皇帝亦是大概言之晉書陶侃復慕容廆官屬書曰車騎雖未能爲官摧勒則直以官稱天子矣宋後廢帝欲酖陳太妃左右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齊王敬則謂宋順帝曰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齊高帝爲太尉時謂褚淵曰我夢應得官又荀伯玉王敬則皆呼高帝爲官蕭坦之對東昏曰官有何事一旦便欲廢立戴法興謂廢帝曰官所爲若此華願皃謂帝曰官爲曆天

子梁元帝議遷都武昌太守朱買臣勸上遷曰買臣家在荆州豈不願官長往但恐是買臣富貴非官富貴陳毛喜傳司馬申對後主曰終不爲官用又魏書幽皇后馮氏之死走呼曰官豈有此是南北朝皆稱天子爲官也學記大德不官注謂君也故王制正義凡王者不得稱官然樂記云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則天地且可官也又晉宋人呼其父亦曰官南史袁君正年數歲父昂疾晝夜不眠家人勸令暫卧答曰官既未差眠亦不安婢妾呼其主亦曰官沈攸之反妾崔氏許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計私屬呼其

上亦曰官海陵王休茂爲雍州刺史左右張伯超說休茂曰主帥密疏官過失王敬則傳丁興懷曰官祇應作爾王子林曰官詎不更思是上下又通稱之也

官家

宋人多稱天子爲官家曾三異同話録云五帝官天下三皇家天下故曰官家桉說苑載鮑日令之對始皇曰天下官則讓賢家則世繼故曰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三異之言蓋出於此然據此則皇當爲王而胡三省註通鑑亦云三皇家天下殆誤也孔平仲珩璜新語云蕭梁時已有此語梁簡文諸子傳建平王大球見武帝禮佛謂其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余桉晉書載記石季龍屢責

其子邃遂私謂中庶子李顏曰官家難稱通鑑採此事胡三省註曰稱天子爲官家始見於此西漢謂天子爲縣官東漢謂天子爲國家故兼而稱之或曰五帝官天下三皇家天下故兼稱之又案晉五行志童謠云官家養蘆化成荻齊張敬兒泣高帝之鞾曰官家大老天子則皆在蕭梁之前也然當時亦不專以稱天子南史羊元保傳子戎爲江夏王義恭布牀王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則又以之稱王矣疑三異三省之說亦未必然當是其始祇如公室王家之義爲天子諸侯王之通稱其後乃專

以稱天子耳

相王相公公相公王

魏晉以來宰相封王者稱相王三國魏志裴松之註引漢晉春秋曰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詣王顗曰相王尊重今日便當相率而拜謂司馬昭也相王之名始見於此晉琅琊王道子爲相車允王緒庾楷劉牢之等皆稱爲相王殷浩欲去位以避桓溫王彪之曰且當靜以待令相王與手書相王謂會稽王昱也宋殷景仁稱司徒彭城王義康曰相王權重齊廢帝紀高帝爲相王魏司馬子如云從夏州策杖

授相王謂高歡也唐高祖入關立代王爲帝高祖爲相進封唐王故溫大雅創業起居注下卷中屢稱高祖爲相王舊唐書屈突通傳亦云通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爲本朝之辱以愧相王或者不知改相王爲代王非也其以宰相封公者則稱相公劉裕代秦沈林子曰相公志清六合是也又或稱爲公相宋政和七年詔蔡京三日一朝正公相位京改都堂爲公相廳是也日知錄曰魏王粲從軍行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羽獵賦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相公之名似始見此余又案宋朱氏彧萍洲可談有一則云

祖宗故事宰相呼相公節度使帶開府儀同三司元豐官制前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亦呼相公謂之使相三公正眞相之任呼公相蔡京首以太師爲公相其子攸自淮康軍節度使除開府儀同三司遂交呼公相子呼相公時傳父子入侍曲宴上曰相公公相子京對曰人主主人翁際遇之盛如此是宋時之相公不必封公而亦得稱之也張仲文白獺髓有一則云秦申王（秦檜封申王）晚年軍國大事悉委其子熺處決後因會楊和王（楊存中封和王）曰外廷議論如何和王曰聞人言公相不師伊周乃效唐令狐之處是宋時宰相

封王不稱相王而秪稱公相也又有稱公王者晉書愍懷太子傳云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通鑑載其事胡三省註曰諸公王公室諸王之爲公者公相公王之名可謂異矣

明府

左春谷曰漢人稱太守郡國相爲明府唐人以爲縣令之稱而今人承襲用之非也余案通鑑唐高宗欲用周興或以爲非清流罷之而周興不知也日於朝堂請命魏元同曰周明府可去矣胡三省註曰唐人謂縣令爲明府春谷之言蓋本於此其實稱縣令爲

明府不始於唐而自漢以來亦不僅稱太守郡國相爲明府也隋有大業七年陳明府修孔子廟碑其文仲孝俊撰有云則曲阜陳明府其人也葢陳叔毅時爲曲阜令是隋已以明府稱令又攷齊書褚淵爲司徒沈文季曰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枌榆徐孝嗣爲中書監丞元初與沈昭畧同死昭畧無懼容孝嗣謂曰見卿使人想夏侯泰初答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則是齊時尙以之稱司徒中書監其爲尊重之辭非有所專屬可知

三元攷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蘇州錢棨以己亥解元連捷會狀為一時盛事翰苑諸巨公同作三元喜讌詩秀水盛春谷名復初來為涇書院山長喜為詩為余誦其佳句有今古纔看第八人之語余曰何謂八人春谷曰曰唐張又新宋王曾宋庠馮京孫何楊寘明商輅七人合錢君為八人也余曰明初不有貴池黃觀乎春谷默然蓋亦習聞有此說而忘之翌日來言曰君言誤矣昨從學宮借得明史但言觀貢入太學不言鄉試第一殆非三元也余曰若但以史為據則張又新唐書亦祇言其及進士高科亦未見為三元也春谷

又默然久之既而曰吾旅次攜書甚少不足訂其是非君試攷之果詳盡傳之四方亦一韻事余笑曰正恐不能詳盡爲人所笑耳然因是時加檢閱則張又新事見五代王定保摭言中本傳所未詳也若黃觀之發解竟不知在何年明選舉志王世貞明盛事言三元皆云止商輅一人耳亦疑傳聞之誤而悔其失言矣然於宋五人外又得一人焉曰王巖叟見宋史本傳於金得一人焉曰孟宗獻見金史楊伯仁傳亦見元好問中州集於元得一人焉曰王宗哲見陶宗儀輟耕錄既爲之攷而春谷已去逕遂置篋中不復省自乾隆辛丑至嘉慶庚

辰凡五十年而廣西臨桂陳繼昌以癸酉解元復連

捷會狀乃取而書之冊凡十二人

唐張又新字孔昭深州陸澤人工部侍郎薦之子

元和中進士狀頭宏辭勑頭京兆解頭時號張三

頭性傾邪初黨李逢吉後黨李訓位終左司郎中

又新善文辭再以諂附敗喪其家聲云見新舊唐書及摭言

宋孫何字漢公蔡州汝陽人淳化三年舉進士開

封府禮部俱首薦及第又得甲科官至起居舍人

判太常禮院知制誥卒年四十四事詳宋史本傳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咸平中由鄉貢試禮部

廷對皆第一官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封沂國公薨年六十一贈侍中謚文正事詳宋史本傳

宋庠字公序安州安陸人後徙開封之雍邱天聖元年舉進士開封試禮部皆第一初名郊後改焉官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封莒國公改鄭國公以司空致仕卒贈太尉兼侍中謚元獻事詳宋史本傳

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舉進士自鄉舉禮部以至廷試皆第一官宣徽南院使以太子少師致仕薨年七十四贈司徒謚文簡事詳宋史本傳

楊寘字審賢廬州合肥人慶歷二年舉進士京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既試崇政殿帝臨軒啟封喜動於色謂輔臣曰楊寘也遂擢第一授將作監丞判潁州未至官持母喪病羸卒先是其友蔓寘作龍首山人寘自謂龍首我四冠多士山人無祿位之稱我其終是乎已而果然見宋史文苑傳

王巖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嘉祐初仁宗患詞賦致經術不明初置明經科巖叟年十八鄉與省試廷對皆第一官至樞密直學士僉書院事以救劉摯罷爲端明殿學士知鄭州徙河陽卒年五十一

贈左正議大夫 事詳宋史本傳

金孟宗獻字友之開封人初楊伯仁見其發解程文以爲當成大名大定三年府與省試廷試果皆第一號孟四元供奉翰林丁母憂哀毀卒 見金史楊伯仁傳中州集

元王宗哲字元舉不知何地人至正戊子科三元進士官湖廣憲僉不知所終 元史無傳見本紀及輟耕錄余校王宗哲名見於元順帝紀其詳具於陶宗儀輟耕錄第十五卷中今備載之錄曰平江一驛舟中有題邗四狀元詩者四榜狀元逢此日他年公論定難逃空令太守提三尺不見元元我用六韜元舉何加兼善死公平爭似子威高世間多少偷生者黃甲由來出俊髦元舉王宗哲字也至正戊子科三元進士

時爲湖廣憲僉兼善哈哈布哈字也時爲台州路達嚕噶齊公平李齊字也時爲高郵府知府子威李黼字也時爲江州路總管此四公者或大廒臣節或盡忠王事或遇難而亡若論其優劣則江州第一台州次之高郵又次之憲僉不足道也攷元史本紀李黼死於徐壽輝哈哈布哈死於方國珍李齊死於張士誠忠義傳云三大魁無愧科名則王宗哲之事可知也

明商輅字宏載淳安人鄉試第一正統十年會試殿試皆第一終明之世三試第一者輅一人而已除修撰官至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以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謚文毅史臣曰科名與王曾宋庠埒德望亦無愧焉 事詳明史本傳

國朝錢棨字振威蘇州府長洲人乾隆四十四年鄉

試第一四十六年會試殿試皆第一除修撰官至
內閣學士早卒
陳繼昌字蓮士廣西臨桂人嘉慶十八年鄉試第
一原名守壑二十五年改名繼昌會試殿試皆第
一除修撰
論曰以余之孤陋寡聞而稽之史冊旁徵傳記其
自唐訖明爲三元者蓋得十人而當時喜讌賦詩
惟云有七何與宋獲是異數者實有六而史於馮
京傳論僅舉其三又何怪乎後之人與豈以其名
位之不顯與然王巖叟之忠言讜論震於同僚孫

何楊寘孟宗獻雖遇不副才亦何歉於科名也至如排正黨邪辱身喪節又新旣已不類宗哲殆又甚焉則科名又何加於毫末也哉

膏粱

國語曰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杜甫詩飽食復何心荒哉膏粱客栁宗元栁渾行狀味道腴以代膏粱郎孟子飽乎仁義之意大約多以膏粱比乎紈袴故世俗語人爲膏粱子弟未有不勃然起者而余欲爲之解嘲也唐書高士廉傳帝語士廉等修天下譜牒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膏粱左

寒畯以膏粱配忠賢宗室舊望其重膏粱可知然此猶是大概言之南史宋荀伯子自矜藉蔭之隆謂王宏曰天下膏粱惟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也王曇首與從弟球詣宋武帝帝曰金膏粱世德乃能屈志戎旅魏李孝伯語張暢曰君南土膏粱何爲着屩暢曰膏粱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是南北朝皆以膏粱爲美談或以爲譽或且自謙非惡語也故柳芳世族論曰三世有三公曰膏粱然則膏粱豈易得哉夫惟膏粱而能飽乎仁義乃益可貴耳

卿

宋許觀東齊記事云晉宋間彼此相呼爲卿自唐以來爲君上以呼臣庶不復敢以稱謂矣余攷之殊不爾三公稱公九卿稱卿古之制也漢以後習俗相沿乃始爲彼此之稱然大約多以公爲尊重之辭若以卿相呼雖同輩亦間有之而忽畧之意多矣以卿呼臣自漢已然不始於唐光武謂馬援曰卿遨遊二帝間彼此相呼亦不始於晉宋蜀龐統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吳魯肅謂關壯繆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是巳然齊陸慧曉見士大夫未嘗卿之曰貴

人不可卿賤者乃可卿故常呼其官位世說庾子嵩卿王夷甫不置夷甫曰君不得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北齊祖信年少時父遜爲李庶所卿信欲報之乃詣庶曰暫來見卿還辭卿去合此數事觀之則輕薄之情見矣又唐宋璟答張易之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鄭杲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此雖以正答亦似有輕薄之意然亦可以見唐人亦未嘗不以卿呼人也

娣姒

爾雅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同出謂俱事

一夫此以已之長幼言也猶姊妹也旣有姊妹可稱何以稱爲娣姒在母家當從姊妹之稱在夫家當從娣姒之稱此可以意釋之者也爾雅又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繫之曰婦則婦人從夫此以夫之長幼言也然左傳曰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則以姒稱其娣故杜元凱註曰兄弟之妻相謂曰姒蓋分言之則兄妻曰姒弟妻曰娣通言之則兄弟之妻可以相謂爲姒是也孔穎達疏曰相謂者幼者謂長爲姒也叔向之妻其年長於子容之母故稱長叔姒也遂引爾雅二文爲長爲姒幼

爲娣自以身之長幼生娣姒之名不由夫之長幼也此其說非也兄弟之妻可以相謂爲姒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于客之母曰長叔姒可以証矣然決不可以例相謂爲娣也兄妻可以稱弟妻爲姒弟妻必不可以稱兄妻爲娣也此娣姒之名當由夫之長幼不當從身之長幼爾雅二文各有其義不可混而爲一明矣毛晃胡三省皆泥於孔氏之說謂俗以兄妻爲姒弟妻爲娣不知此本古訓非俗稱也賈公彥疏儀禮云假令兄妻年少呼之爲娣此其說尤爲無稽不足論也釋名云少婦謂長婦曰姒言其先來已所當

法似也長婦謂少婦曰娣娣弟也已後來也此亦非也郭註爾雅云猶先後妯娌也娣姒可以呼爲先後見於漢書顏師古註曰今關西呼爲先後然不以先來後來爲義唐書李光顏先娶其兄光進後娶光顏使其妻奉管鑰藉財物歸於其姒則不以先來爲義可知也

姨

爾雅母之姊妹爲從母妻之姊妹同出爲姨說文妻之女弟同出爲姨郭註同出謂俱已嫁與娣姒之同出同文異義也詩邢侯之姨左傳息嬀過蔡蔡侯曰

吾姨也皆指妻之姊妹言也則郭氏之註是也古未
有稱從母爲姨者南史何尙之傳爻叔度姨適沛郡
劉璩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魏書釋老志仙人成
公興至寇謙之從母家傭賃謙之嘗覲其姨上言從
母下言姨是此姨爲謙之從母也然則稱從母爲姨
始於南北朝而後人沿之耳又今人或有稱母爲姨
者南史齊衡陽王鈞五歲時所生母區貴人病左右
以五色餅飴之不肯食曰須待姨差晉安王子懋七
歲時其母阮媛病篤有獻蓮花禮佛者子懋流涕禮
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此花竟夕不萎

二王皆呼母爲姨是亦始於六朝時也或曰姨者姬侍之稱二王皆庶出故呼其母爲姨耳

堂兄弟

爾雅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晜弟儀禮喪服大功九月者從父昆弟賈公彥疏曰緣親以制服故云從也古未有稱從兄弟爲堂兄弟者有之自晉宋始晉書司隸荀愷有從兄喪自表赴哀詔未下而愷造太傅楊駿第傅咸因劾奏愷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同堂方隕輒行造謁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余桉同堂即同居之義古者大功同居同財何以見之喪

服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鄭註無大功之親謂同財者也可見有大功之親必同居同財同堂二字從同居生出堂兄弟之稱即從同堂生出雖非古語亦自有本非俚俗也魏書元顥入洛廣陵王遙欣集衆議曰北海長樂俱是同堂兄弟舊唐書中宗以堂兄千里爲成紀郡王蓋自晉宋六朝以來相沿至今矣

奴

錢氏養新録曰婦人自稱奴始於宋時朱翌猗覺寮雜記云男曰奴女曰婢故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則奴爲婦人之美稱貴近之家其女其婦則又自稱曰奴是宋時婦女以奴爲美稱宋季二王航海楊太后垂簾對羣臣猶稱奴此其證矣以余攷之則非也周禮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隷女子入于舂槀鄭註男女同名天官酒人女酒三十人鄭註女奴曉酒者其他女漿女籩女醢女祝女史註皆曰女奴是則對言之則男曰奴女曰婢通言之則男女皆曰奴自周漢

以來然矣唐宮女名念奴元微之詩內苑傳呼與念奴楊妃亦稱玉奴東坡詩玉奴絃索花奴手是唐婦人亦稱奴矣但奴是賤稱故婦人對人自謙則曰奴而以爲美稱則亦誤矣如錢所引楊太后稱奴亦是謙詞